



談明人陸治及其交遊

陳永賢 ■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研究所碩士

一川落日明霞色，萬里
蒼茫錯錦紅；
鏡裡乾坤乍明滅，疏林
遙鳥盡秋空。(1)

這是陸治作於書齋「陽城書屋」的詩，其內容平實簡潔，並藉由天空節氣變化以抒情筆調道出平靜的心理，同時也呈現出作家的文學修養。陸治，這位熱衷於古文學的明代文士，在少年時代曾取得秀才資格，中年以後便以繪畫著名。

陸治生於一四九六年（明弘治丙辰），卒於一五七六年（明萬曆甲子），享年八十歲。從他的畫作鈐印，可以得知其字為叔平，因懷念從梅梁里的出生地遷至郡城包山附近的故居，遂自封為「包山子」，後人稱他「包山先生」。他自己取號為「洞庭山樵」，可能係效法元朝王蒙的「黃鶴山樵」，或又自號「洞庭陸治」，因包山位於洞庭西山的地理關係(2)。他的齋廬名稱有和沈周同名的「有竹居」，也有自取的「陽城書屋」、「支硎山居」及「西畹齋」等。(3)

陸包山從小生長於儒士家庭，曾祖父名為陸定一，大約在十五世紀正德年間從開封城移居到吳縣的包山。祖父陸顯，字公著，曾於宣德年間受薦山東定陶縣及長山縣的縣承，由於身任官職的緣故，開始注意儒學教養，並以儒業傳家。他的父親陸銘，字汝新，生於一四五六年，卒於一五三二年，早年曾經歷了十三次地方科考的失敗，於六十六歲時取得貢生資格，並擔任浙

江遂昌縣的訓導職務，七年後遷調為樂清縣的教諭工作，最後不赴任而退休，從此便過著隱居清閒的生活，享年七十三歲。陸銘過世後葬於石湖附近的吳山，文徵明曾為他寫墓誌銘，以記其一生事蹟。陸治身為家中長子，父親死後便負起照養家庭的責任，五位姊弟在其扶持下逐漸成家立業，特別是其弟陸沼，勤勉讀書，由「府學貢」的資歷擔任「官古田訓導」，可謂陸治文風家族的承傳。(4)

王世貞形容陸治「君為人長頤秀目，動止雅儒，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而察之溫如也。」眉清目秀的陸治，憑藉其家學和才氣，在少年時代即以工治經義著名於鄉里，並取得秀才（諸生）的資格，與王寵（一四九四至一五三二年）、王穀祥（一五〇一至一五六八年）的文學聲譽同享於吳中。雖然陸治早年已獲取秀才資歷，並嘗試繼續參加應天鄉試以追求科舉功名，但是並未如願。在屢屢挫敗的慘痛經驗下，自此放棄仕途的機會而專心致力於古文辭的寫作，以書畫自娛來排遣科考落第後的心情。而在為人方面：陸治於取得秀才的身份後，一直領取官府所發送的米糧（餼廩）配給，生性耿直的他，認為不宜長期接受政府的公帑花費，曾數度向官府單位請辭「餼廩」的供給，經前後任郡守林懋舉、溫景葵和王道行的明察，得知陸治的謙遜德行

和文學才華，向當時督學御史推薦其才能，在督學御史深知陸治的學養聲名後，乃下書慰勉，並以「貢士」之稱爲縣官薦才，以爲表勵。

陸治坦直的性格，並未爲自己帶來仕途功名的機會，反而更加克儉勤勞。二十八歲時在陳湖授館教課爲業，三十六歲時父親過世後便完全獨立經營家業，家中弟妹也視他如父。此後，陸治將他父親所遺留在蘇州郡城的屋舍二間，創辦成祖祠，供子孫追思。他的長姊嫁至吳縣多年，寡居後又無子女，陸治親迎她回家中奉養，死後爲其歸葬，並奉祀於祖祠裡。其祖先所留下來的田產，陸治不傳子女而過繼給

弟弟，種種體恤與關愛可見一般。此外，他的愛心也眷及朋友，如他的舊友顧正叔因貧困而避徙深山，陸治逢年過節定期致送食物，直到友人逝世營葬。又有一楊姓鄰人被誤虧空公款而惹上官司，陸治也挺身爲其解困代繳，以上種種事蹟，正是王世貞讚譽他「古所稱仁心爲質者歟」的表徵。

陸治的交遊方面，由於多次參加鄉試的經驗，結交了文學上興趣相投的朋友，其中最重要且影響其繪畫創作最深的，即是加入文徵明的書畫活動。文徵明是明朝中葉吳派畫壇的要將，他與沈周、唐寅、仇英並稱爲「明四大家」，又與祝

允明、唐寅、徐禎卿等人並列爲「吳中四才子」。文徵明不僅受教於當時致仕太傅王鏊及禮部尚書吳寬的門下，在詩、書、畫方面均有獨特的風格和成就。因此在文氏周圍的文人和畫家成了重要團體，並延續到文派的第二代子孫。陸治家族和文徵明的關係，始自文氏爲陸治父親作墓誌銘記，陸治小文徵明二十六歲，與文徵明兒子文彭、文嘉、姪子文伯仁同輩。

陸治加入文徵明的書畫活動，多半屬於詩集雅會的出遊。陸治曾與文徵明齊集於王陽湖園亭，飲酒賦詩「憶昔鴻蒙初，春元肇生氣，氤氳大塊中，森著成品彙，吾人及



▲圖一 陸治，〈山水圖〉，1535年，絹本設色，35.4x108.3cm，臺北故宮

茲長，而生最靈貴，回之占歲祥，稱觴共娛慰，娛慰多至人，玄言賞真味，況當風日嘉，林巒鬱雲蔚，游目感時芳，觀惊未能既。」(5)，在江梅的清芬中，與文氏共享園林的寧靜。一五三五年陸治與文徵明書畫合璧的〈山水圖〉(圖一)中，首次展示兩人的書畫合作關係。一五四一年在仇英〈鍾馗圖〉的題跋上，可知文徵明與陸治、王穀祥、文嘉等相互邀約，並先後共同爲此圖添筆。(6) 一五四七年的元宵佳節，陸治應文徵明之邀，與王守、彭年、王穀祥、文彭等師友相聚於停雲館齋所，陸治並作〈元夜讌集圖〉(圖二)，以記其雅士生活點滴。

一五五〇年，陸治同文徵明出遊於天池，作有遊天池詩二首和〈天池石壁〉(圖三)一圖，其詩云：「繡壁蓮峰芳草春，全吳一望掌中分，千花暖送和香氣，大地晴翻錯錦文，野寺松楸新易主，荒臺麋鹿昔成群，扁舟回首江村路，翠鎖重巒總暮雲。」(7) 一五五五年，陸治再度與文徵明同往張獻翼的園齋，此次東園之會，隨賦五律一首：「文園試春筵，條風展和氣，數萱及芳辰，傳餐奏新味，虛幄倚崇臺，晴華動群卉，同襟愜方娛，閒情渺難既，引步歷叢林，繁華已開未？」(8) 陸治與文徵明的交往，多爲出遊及詩文酬唱，兩人情誼也相當密切，

陸治曾寫祝壽詩詞獻給文徵明，表達他對文氏的景仰：「闔廬開勝國，百雉奠龜形，奧壤雄吳會，長藪帶洞庭，門迎龍水曲，山抱女墻青，斗野臨南極，文章產地靈。」及「位正南離奠，城開鎮越門，龍河盤水曲，勢壓眾峰尊，道擁千門市，花明萬樹村，全吳崇達觀，雄覽盡乾坤。」(9) 可見，陸治在生活及繪畫上均受到文徵明的影響。

陸治與吳派其他畫家的交往也時有所記，陸治與陳淳早年的來往較勤，陳淳長陸治十二歲，兩人均是以花卉繪畫見長。有一次，陸治專程拜訪陳淳，陳淳心生感動記述著：「陸包山見訪，談及數年前事





▲圖二 陸治，〈元夜讌集圖〉，1547年，紙本設色，28x118.4cm，上海博物館



▲圖三 陸治，〈天池石壁〉，1550年，絹本設色，70.6x30.3cm，臺北故宮

，感而有詩：『城南風雨忽悽其，野竹疏花目及時；何似當年無繫累，焚香煮茗畫烏絲。』(10)此外，陳淳的堂弟也與陸治熟識，陸治一首贈予陳訥的詩云：「老去從君事隱淪，大焦峯嶼兩馳神，流連杯酒通千里，脫落形骸見二人，問難直交消永夜，論心幾度聽司晨，雲林花月清平日，相與逍遙七十春。」(11)陸治在書畫方面亦多與朋友分享或合筆，如他與王穀祥（一五〇一至一五六八年）作〈海棠木蘭〉，兩人各畫木蘭花和海棠花合而為一，王穀祥也曾題詩於陸治〈山水軸〉。以此文人雅趣的畫題亦見文嘉與陸師道（一五一七至一五八〇年）題陸治〈仙山樓閣〉(12)，彭年題陸治〈水仙海棠圖〉等(13)。而陸治和王寵（一四九四至一五三三年）也相當熟絡，王寵曾記述陸治冒著大風雪過訪的經過，其詩云：山人夜擁蒲團作，萬木風翻鳥巢墮，吳山雪暗天嶺迷，笠澤水堅虎豺過，故人忽動王猷興，孤舟力與風相競，柴門泥濘一尺深，落葉都迷蔣生經，病中把袂喜欲騫，登堂一笑春風溫，紅爐炙手茗杯熱，高談中夜舒琴樽，人生離合那可期，歲月不待浮雲馳，

孟公高會投車轄，山簡沈酣倒接離，古人清狂總如此，身外浮名安足齒，倉蒼木石支離生，粲粲纓裳當路子，乾坤溔蕩萬物均，高鵬低鷗皆天真，當年行樂貴適意，豈在貂理丹朱輪，與君共醉山中雪，梅柳風光已潛洩，他日來聽湖上鶯，典盡春依為君設。(14)

其中「柴門泥濘一尺深」、「病中把袂喜欲騫」的形容，足見王寵與陸治的友誼頗為密切。

另外一位與陸治熟稔的朋友王世貞（一五二六至一五九〇年），不僅在陸治七十六歲時為他作傳，兩人的感情也頗深厚。王世貞稱陸治並不隨意為人作畫，「如事家禮懇懇購者，踵相接然，絕不得以利動君」、「畫為所知而作，非為貧困」。在朋友的立場，陸治卻為王世貞畫了數幅畫作品，如一五七三至七六年間所作的〈遊洞庭湖圖〉、〈遊太湖圖〉及未完成的〈遊太湖圖〉等(15)。同時，王世貞也出借一套相當珍貴的王履〈華山圖冊〉給陸治臨摹，王世貞慨然嘆曰：「陸丈畫品與王安道同，故特相契合。畫成彼此以意甲乙耳」可見陸治與王世貞在書畫欣賞與創作之間，取得相同的共識點(16)。王世貞也特意將陸治的作品並列於周臣、唐寅、文徵明、仇英及陳淳等人畫作相評述，他認為陸治〈遊天池〉一幀是「巉巖徒削」，〈秋懷〉一畫則「蕭瑟而不寒儉，皆可賞也。」(17)陸治可能受了科舉考試連連失敗的挫折，中年以後隱居支硎山。除了他少年居住在包山、郡城之外，中年後經常遊歷蘇州各地，從〈陸包山遺稿〉中看出他較常造訪的地點是：虎丘、天池、石湖、天臺、荊溪、洞庭、石梁、張公洞、靈

屋洞等。這些遊歷經驗，自一五二八年〈虎丘圖〉起開始反映在他的紀遊作品裡，大部分的山水畫作亦題記了他深刻的感受。

陸治的山水、花鳥畫作品據統計共有一一三幅，其中山水畫七十四幅，花鳥畫三十九幅。(18)後人對陸治作品的評論，在花鳥畫方面多評價為「花卉設色亦重，而不下於宋之徐(熙)黃(筌)也。」「花鳥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真。」而在山水畫評價方面，有幾項重點值得注意：

1. 王世貞的〈陸平先生傳〉：「陸叔平，至於丹青之事，尤心通所傳寫山水，折衷勝國四名家，奇偉秀拔，時出創意。」(19)

2. 藍瑛、謝彬纂輯的《圖繪寶鑑續纂》：「陸治，善畫山水，得荊關遺意，所著青綠重色，更為得法。」(20)

3. 徐沁的《明畫錄》：「陸治，山水規摹宋人，時露蹊徑。晚負節，癖益甚，凡求畫者，強之必不得，不強乃或可得。」(21)

4. 姜紹書的《無聲詩史》：「陸治，王元美論其山水喜仿宋人而時出以己意，風骨峻峭，遐思湧疊，而不免露蹊徑。」(22)

5. 董其昌的《容臺集》：「……吳中自陸叔平後，畫道衰落。……」(23)

6. 陶樸的《紅豆樹館書畫記》：「叔平……山水喜倣宋人而時出己意，王元美稱其上逼郭馬夏，而下勿論也。」(24)

7. 鄭昶的《中國畫學全史》：「陸治，所傳寫山水，折衷宋元諸家，奇偉秀拔過之。」(25)

以上的評述，持共同論點的是：陸治的山水畫風格是摹倣自宋代

人，包括荊、關、馬、夏的作品特色，而後才有自己的風格面貌，此外，董其昌的論評「吳中自陸叔平後，畫道衰落。」則是讚揚陸治在吳派畫壇中的地位。由上述相異的觀點，產生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陸治既是學自宋人繪畫，而又成為吳派風格最末的一員大將，那麼，身為吳派集團中的陸治，為何受到華亭派董其昌的肯定？是否宋人風格的繪畫才是陸治創作的本源？陸治與吳派同輩畫家的風格有何異同而陸治個人山水畫的面貌是什麼？這些都是探討陸治繪畫風格的基本前提和要件，也唯有探索其風格發展過程，才能逐漸瞭解其創作思想。▲

註

- (1) 見陸治，《陸包山遺稿》(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頁133。
- (2) 陸治「洞庭陸治」鈐印可見於1523年的〈彭澤高蹤〉，「洞庭山樵」的款號可見於1524年的〈雪窗見易〉，「包山子」的鈐印可見於1537年的〈練川草堂〉。
- (3) 沈周別業稱「有竹莊」或「有竹居」，是沈周坐臥四十餘年的齋所。見傅申，〈沈周有竹居與釣月亭圖卷〉，《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臺北：故宮博物院，1991年)，頁377~400。陸治「有竹居」鈐印可見1535年的〈山水圖〉。「陽城書屋」款識可見於1553年的〈遠浦風帆〉。「支硎山居」的款識可見於1570年的〈層巖蕭寺〉，「西峴齋」可見於1571年的〈雙鉤水仙〉，陶梁，《紅豆樹館

畫記》(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卷8，頁22。

- (4) 陸治的傳記是由陸治本人於76歲時，帶著王穉登的函狀，央請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為他作傳。見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83，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集部219，別集類，頁1280-375至1280-376。其他有關陸治生平、家世的記載，見《吳志縣》，卷22及陸治，《陸包山遺稿》。當代人的相關研究有：江兆申，〈陸治〉，《雙溪讀畫隨筆》(臺北：故宮博物院，1973年)，頁163-171。Louise Ripple Yuhas, "The Landscape Art of Lu Chih" (ph.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 Part I, Chapter II, pp 22-77。王耀庭，〈明代畫家陸治其人其畫〉，《故宮文物月刊》(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115期，頁46-65。
- (5) 見陸治，前引書，頁179。
- (6) 見Stephen Little, "The Donjon Queller and Art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Vol. SLVI, 1/2, (New York University, 1985), 9941-65。
- (7) 見陸治，前引書，頁110。
- (8) 見陸治，前引書，頁180。
- (9) 見陸治，前引書，頁182-183。
- (10) 見陳淳，「南園書感詩」，《陳白陽集》(臺北：學生書局，1970年)，頁294。
- (11) 見陸治，前引書，頁114。
- (12) 陸治〈仙山樓閣〉，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圖見《海外遺珍》，繪畫續(臺北：故宮博物院，1988年)，頁115。
- (13) 彭年題陸治〈水仙海棠圖〉，詩云：「邊庭柳暗金微雪，御

- 苑花開至壘春，蝴蝶飛來疑入夢，凌波還見洛川神。」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第3冊，頁341。彭年另題陸治〈山水圖〉，詩云：「木落山空秋老，楓丹雲白天清，昨夜谿頭風雨，今朝石上泉聲。」，現藏於蘭千山館。
- (14) 王寵作「李□□陸叔平冒雪過訪贈歌」，見王寵，《雅宜山人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頁143-144。
- (15) 王世貞感嘆陸治尙未完成〈太和圖〉而過世，他在〈遊太湖圖〉中復記此嘆言：「余以癸酉（1573年）遊太湖，遊之明年（1574年）而陸丈爲余圖。圖成之二年（1576年）而余果避言還里。過陸丈時已病矣，猶津津談明年（1577年）當爲公繪太和以媿太湖作天下大觀，亡何竟捐館。今年仲蔚（俞允文）過我弇州園，出此冊，摩挲久之，偶有宋紙二番，矚小楷書余記于後，仲蔚楷法尤適嫩，高處在歐柳間，余文不足當三絕然，施之太湖粗亦不俗，而陸丈竟不能踐八十二之約，以成我太和觀，則可嘆也。」見王世貞，《弇州續稿》，卷170，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280-450。
- (16) 王世貞原屬意錢穀爲他摹製王履〈華山圖〉，並未如願。爾後陸治來訪，便以此事相託，圖成後並盛讚道「陸丈畫品與王安道同，故相契合。」見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38，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281-279。
- (17) 王世貞「吳中諸名士畫」云：「周東村雜山水八幅妙有郭馬筆意。唐六如一幀亦精絕。陳白陽二幀其一少年筆最工，不減六如，一寫意亦自清遠，似馬文璧，不若晚歲之草草也。文衡山四幅清遠秀潤，得元人趣。仇十洲四幅秀氣逼人眉睫間兩水雄逸與東村俱不下宋人。陸包山遊天池一幀巉巖陡峭，秋懷一幀蕭瑟而寒儉，皆可賞也。」見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38，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281-275。
- (18) 陸治在著錄中的作品，依據〈式古堂彙考〉、〈古緣萃錄〉、〈石渠寶笈〉、〈筆嘯〉、〈大觀錄〉、〈吳越所見書畫錄〉、〈十百〉、〈聽帆樓書畫記〉、〈書畫鑒影〉、〈墨緣匯觀〉、〈虛齋名畫錄〉、〈左庵〉、〈知魚〉、〈古附〉、〈愛日吟廬書畫錄續〉、〈江村〉、〈楚園書畫錄〉、〈自怡悅齋書畫錄〉、〈別下齋書畫錄〉、〈寶遷〉、〈古考〉等的著錄統計，共有113幅作品，其中山水畫74幅、花鳥畫39幅。
- (19) 見王世貞，〈陸叔平先生傳〉，《弇州四部稿》，收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集部219，別集類，頁1280-375。
- (20) 藍瑛、謝彬，〈圖繪寶鑑續纂〉，收在《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第2冊，頁862。
- (21) 見徐沁，〈明畫錄〉，收在《畫史叢書》，第2冊，頁1199。
- (22) 見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在《畫史叢書》，第2冊，頁1002-1003。
- (23) 見董其昌，〈容臺集〉，別集，頁1704。
- (24) 見陶樸，《紅豆樹館書畫記》（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下冊，頁517。
- (25) 見鄭昶，《中國畫學全史》（臺北：中華書局，1973年），頁400。